



李南力选集

重庆出版社

I217.2
283

3H43126

3

李南力选集

重庆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重庆



B 430167

特约编辑：殷 白 邹雨霖
责任编辑：周定国
封面设计：王仲莉
技术设计：郑汉生

李南力选集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 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5 插页 5 字数 183 千
1987年7月第一版 1987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20

*

ISBN 7-5366-0314-2

I · 55

书号：10114·304 定价：1.85元



作 者 像

第八章

三六

萧何编系带越的秦始皇以石子大师已派被色固在城北的齐山路上十多天了。我军在回不回挖好了工事一步一进洞。北面发起一次猛烈攻击，把他彻底消灭。

三座行到之后，参加了南线的攻击部队。

胡庆山和王锐一道去观察阵地。

“已经吃掉他两个师，只剩下一个了。”胡庆山兴奋地谈：“这一仗打得行个灭霸快。”

“不光是你。”王锐有了点她那张红光的脸，羞有所思地说：“要扫除进军中的障碍，喊转那座跃进中的威臂；同时，装做北面大举战败的样子，迷惑敌人，能够吃掉他一部份，相当地爽，爽得干净利落。等到敌人清醒过来，我们已经冲过了突破口，能这样。”他把两个分成一个钩子形，往前一插：“插进到解放军的小插去。这才是主要的。你说对不对？”

“对！”胡庆山握着拳头使劲一握。“像一把钢刀一样，敌人的阵地上喊他一发炮弹出了膛，接着，又是一发炮弹出膛的声音。

“欢欣鼓舞了！”胡^山对子忽然飞过尖尖的缺口。

25×20=500

作者手迹

(长篇小说《大反攻》)

李南力传略

(1920—1970)

李南力，原名李兴宇，曾用笔名魔特丹。1920年4月30日生于四川省南川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学生时代在重庆度过。“九一八”事变后，怀抱抗日救国志向，酷爱左翼文学。1939年10月去延安，先后在陕西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及研究室学习。

解放战争期间，曾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编辑、晋冀鲁豫野战军随军记者、《豫西日报》记者。1949年春，任新华社二野总分社采访科科长，在深入作战部队，渡江南下追击中，采写出不少激动人心的通讯特写。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调任西南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战士文化读物社副社长、副总编辑。1953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5年转业到作协重庆分会，历任副秘书长、党组成员、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主任、《红岩》副主编。一九

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送重庆长寿湖农场劳动。摘帽后，于一九六二年调重庆市文联，任创作员。一九六六年“文革”中又被加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备受迫害，身体遭到严重摧残。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含冤去世。

他的主要作品有：描写部队进藏，军民团结建设边疆的中篇小说《种籽》（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短篇小说集《不屈》（1951年，西南人民出版社）、《姜老三入党》（1953年，新文艺出版社）；歌颂全国战斗英雄刘子林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个普通战士的成长》（与吴锐合著，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特写通讯集《英雄张兆林》（1950年，西南军区政治部）、《明天》（1953年，上杂出版社）、《渡江前后》（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民间故事诗《巴吉湖灭妖记》（1958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此外，还有散文、通讯、评论、诗歌、唱词多篇，散见在全国报刊。脱稿于1966年的《大反攻》，是一部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文革”期间原稿被抄散失，《红岩》文学季刊1981年2期发表了幸存的下部中的两章。

李南力同志自幼好学，少年时代逐步接受反帝反封建思想，在党的引导下，背叛地主家庭，信奉共产主义。入党后，毕生从事革命文艺事业，勤奋创作。他对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着深厚崇敬的感情，对林彪、

江青一伙野心家、阴谋家深恶痛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以改正，在“文革”中蒙受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也一律推倒，彻底平反昭雪。

李南力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一个共产党员作家勤勤恳恳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生。

序

殷 白

为李南力同志编选集，是早应该作的一件事。他受“四人帮”迫害含冤而逝已经十四个年头。最近由邹雨霖同志从他近百万字的作品中选出这个集子。记得进城之初，他出的第一个小说集《不屈》曾经我手，三十多年之后，接触到他这部遗集选稿，有很多感慨。

我与南力相识，并不是同在延安的时候，而是在进军西南的途中。到重庆后，来往渐多。他从西南军区调来作协重庆分会，我们便在一起工作。五七年的运动扩延到五八年下半年，他终于被戴帽送长寿湖农场，我亦“免冠”下放，又在一起劳动。六十年代先后回到机关，仍是甘苦同尝。十年浩劫，南力身心俱遭严重摧残，终于赍志含恨而歿。他没有来得及目睹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开党的生机和人间正道。但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人品，一个作家的作品，留下来了。

南力走向革命的道路，有其独特的艰辛。他的挚友陆石的纪念文章，情真意切地说明了他作为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经过的艰难历程。到了延安，又由于整风运动中康生搞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他迟至五〇年才入党。唯其追求过程的曲折恒久，其革命意志和思想作风的磨炼也益坚深。不可否认，无论他和我，都是党内长期“左”的危害的身受者，同时也曾在自己的工作中错对过他人。问题在于是否接受经验教训，时移位易，能否设身处地想一想，有无实事求是的负责之心。我和南力的相处中，有一件事是没有忘记的，一九五五年检查《西南文艺》工作，南力开始积极参加对我的批判，后来缄默了，并通过一位老同志捎话，表示了对“批判”的不同看法。尽管不能扭转我的处境，这分实事求是的同志心意，已足资慰藉，增强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信念。“文革”期间，他首当其冲的面临残酷迫害，我亦自身不保，无能救援，但我们之间推心置腹的真情交流更多了。他相信黑夜总会过去，党的阳光总有重温大地的一天。我看他的身体外受暴力摧残，内部肺气肿严重发作，竭力劝他首先爱护身体，保住生命。我相信，南力如果不死，在他历尽劫波的征途上必将更趋成熟，对新时期的文学是会有所作为的。

南力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进入革命文学队伍的。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几乎全部是工农兵群众。就这个选集也可以看到，从《姜老三入党》到《罗才打虎》，从

《不屈》中的韦真夫妇到给敌人送棺材的机智苦斗的陈区长；渡江作战的日日夜夜和建设康藏的边防线上；进军途中的房东老太太和七溪岭上的房东三姨嫂……，作者的笔离不开群众、战士，战士、群众。这是因为南力及其同时代的作家，生当国难家破、全民奋战的生死搏斗之时，顾不上抒写人世遭遇的一己哀伤，来不及刻划个人悲欢的微波细澜。不是他们缺少生死之恋和儿女之情，他们是高唱战歌，拨动时代最强的那根琴弦，在描绘人民革命的磅礴画卷里，把自身的喜怒哀乐融了进去。诚然，这是人民文学的早年，爱憎分明而难免粗朴，刚强激烈而略输精深，却是人民文学的真胚实料，现实主义的深厚基础。这是来之不易的，是党的指引，人民的哺育，作家自己的磨炼之功。有这样功力的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完全有理由期望他写出新的日益成熟的精深之作。

饱经忧患，笔底常青的老人丁玲同志高度赞扬这一代作家，称他们是“承上启下担负责任的一代，是最可靠、最坚实的顶梁柱。”南力自可列入其中。他坎坷的道路，勤奋的创作和留下的作品，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写到这里，我益加为他的早死感到无限惋惜和哀伤。

一九八四年九月，重庆

目 录

序 殷 白 4

短 篇 小 说

不屈	3
团圆	31
姜老三入党	43
罗才打虎	78
给敌人送棺材	96

特 写 · 通 讯

董金德的路	111
房东老太太	122
英雄张兆林	129
渡江前后	163

杂文·散文

一个蚊子哼哼哼.....	199
我的会议生活.....	202
闹秧歌.....	208
怀安吴堡.....	215

民间故事

金佛山下的传说.....	229
金鸡.....	229
流金渡.....	235
三个秀才.....	243

民间叙事诗

巴吉湖灭妖记.....	253
遥祭(代跋).....陆石	305
编后记.....邹雨霖	324

短 篇 小 说

不屈

一个伪军来传韦真家的去岗楼上问话。这是沦陷区日寇统治下的“和平”的村庄里每一个被日寇认为是“和平”的居民的义务。什么是和平？老百姓是清清楚楚的。当岗楼还像铁蒺藜卡在人们喉咙里、鬼子像疯狗般猖獗的时候，“皇军”宣扬的“和平”在哪里呢！各种隐蔽的战争以及枪对枪来刀对刀，精神对精神的战争仍在进行，而且人人都学会了。

要问什么话呢？天晓得！叫去，就去吧！

韦真家的略微收拾了一下家，又用一条宽布带缠在肚子上，因为她已经有七个月的身孕了。

这个伪军倒也是本村人，认识的，韦真家的问他：

“苟才哥，你知道问什么事吗？”

伪军没有作声。

“看你，说说怕什么？”韦真家的装着满不在乎，嘻嘻嘻地笑了。

“我也不知道！”伪军说。他向周围四面偷偷瞧了一下，韦真家的也跟着他那警惕的眼光向四周探索着。路上静静的，没有别的人。

“韦家嫂子，……”他突然又缩回了话头，两眼盯着她，好像说：我不该告诉你，又不能不告诉你，可是你怎样呢？靠得住吗？

“苟才哥，说吧，外人么！先晓得点，大家方便。”她说。并用一种完全坦白，真诚的眼光去回答他那猜疑不定的眼光。

“唉！告诉你吧！韦真哥被逮住了，鬼子要他承认是本村人，并招出这村里的暗八路还有谁，就是这样。”他顿了一顿，看看她的脸上起了什么变化没有。但她只“哦”了一声。好像这事情她早预料到似的。于是他接下去说：“韦真哥在被逮住的时候，和他们打，被他们用刀砍伤了脸，他们认不出他原来的样子了。他说他是老八路，长征过来的，他是不愿暴露本村的人呀！”

“这好，”她说，“我知道他会这样做。”

“是啊！”谁不愿他这样呢？可是鬼子疑心他，狗屁的翻译官告诉他们说，他可能就是你的丈夫，所以传你去认呢！”